

智利秘密行動

政治的、懸疑的、文學的、馬奎斯經典報導文學作品

本書主角是智利著名導演，
流亡海外十二年後，化裝潛回智利，
在風聲鶴唳中，拍攝了暴露戒嚴體制下智利現況的影片，
步步驚魂，幾度陷入絕境。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馬奎斯，
以第一人稱詳盡地記錄了這次比電影還驚悚懸疑的行動。

[哥倫比亞]

G·賈西亞·馬奎斯◎著

阮叔梅◎譯



MASTERPIECE

大師名作坊

一九七三年，信仰社會主義的智利民選總統阿葉德被陸軍總司令皮諾契特所發動的流血政變推翻，阿葉德慘死，智利也開始了長達十六年的軍人獨裁，數萬名社會精英被殺、被捕失蹤、被流放國外。

La aventura de Miguel Littín clandestino en Chile

Gabriel García Márquez

我名叫密戈爾·立頓(Miguel Littín)，父母為赫南(Hernán) 和克莉絲丁娜(Cristina)，職業是導演。我在國外流亡了十二年，如今終於回到家鄉。只不過，我的內心還是在流放之中，因為伴著我回來的，是假身分，假護照，假妻子。藉著化妝及服裝的掩飾，如今即使是熟識的朋友，也不能在大白天裡認出我。

ISBN 957-13-0198-1 (885)



9 789571 301983

00160



時報出版

AA07

NT\$160

大師名作坊①

智利秘密行動

La aventura de Miguel Littín clandestino en Chile

著者——G·賈西亞·馬奎斯

譯者——阮叔梅

董事長

孫思照

發行人

社長——莊展信

出版者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28和平西路三段二四〇號四F

發行專線——(〇二)三〇六六八四二

讀者免費服務專線(〇八〇)二三一一七〇五

(如果您對本書品質與服務有任何不滿意的地方，請打這支電話。)

郵撥——〇一〇三八五四〇時報出版公司

信箱——台北郵政七九〇九九信箱

電子郵件信箱——ctpc@msl.hinet.net

網址——<http://www.chinatimes.com.tw/ctpub/main.htm>

主編——吳繼文

編輯——高桂萍

校對——林則良

排版——正豐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製版——源耕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華展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一九八〇年九月十日

初版三刷——一九九七年十月三十日

定價——新台幣一六〇元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北市業字第八〇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Copyright © 1990 Tuttle-mori

Printed in Taiwan

ISBN 957-13-019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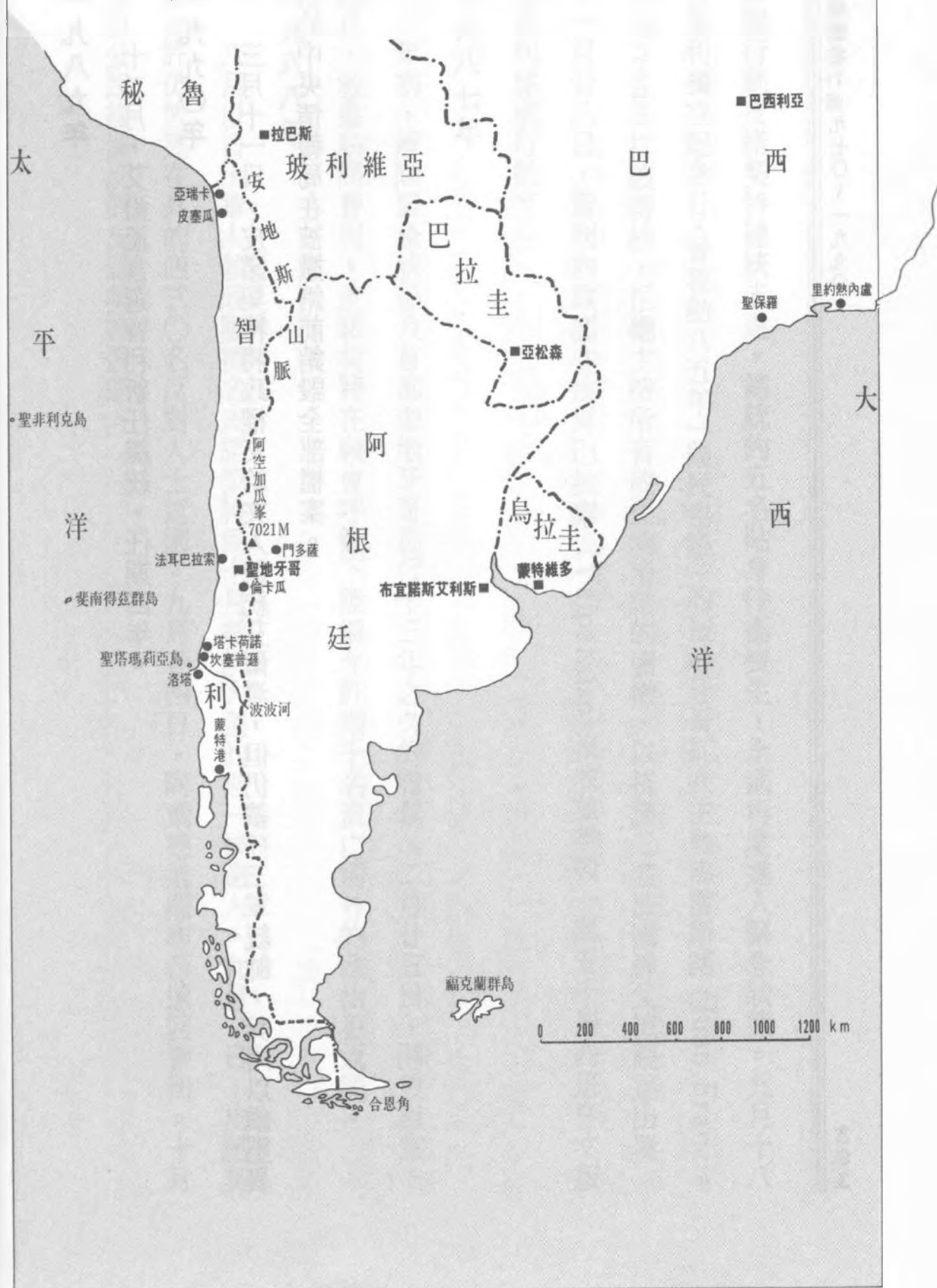
智利秘密行動 / G·賈西亞·馬奎斯著；阮叔梅
譯。-- 初版。-- 臺北市：時報文化，1990[
民79]
面；公分。-- (大師名作坊；7)
譯自：La aventura de Miguel Littin
elandestino en Chile
ISBN 957-13-0198-1(平裝)

885.7357

82000856

〈附錄二〉

本書相關地名示意圖



〈附錄三〉

聖地牙哥市中心略圖



大 師 名 作 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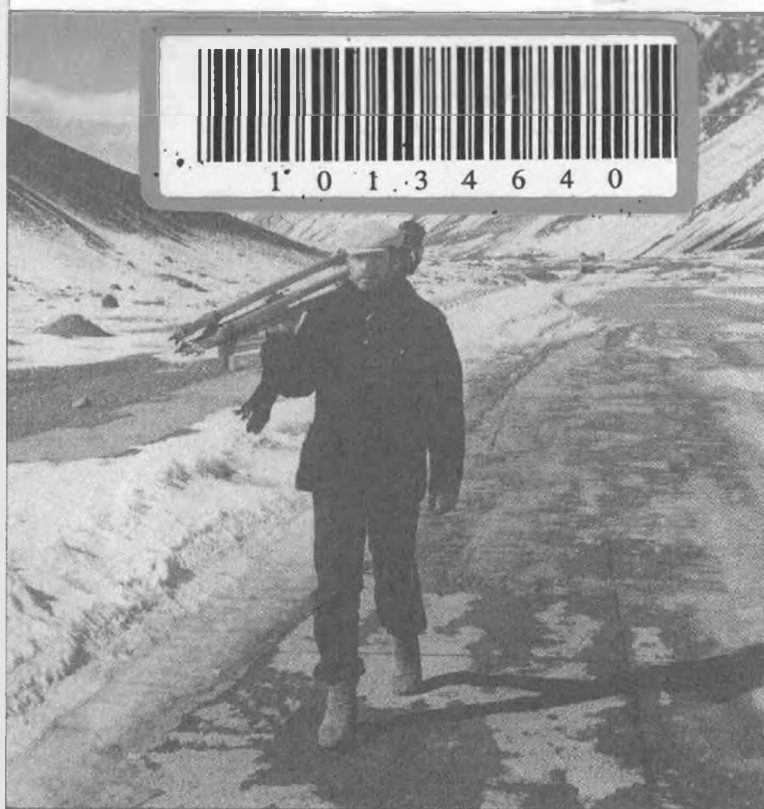
MasterPiece 7

智利秘密行動

G・賈西亞・馬奎斯◎著
阮叔梅◎譯



1 0 1 3 4 6 4 0



ISBN 957-13-0198-1

目次

第一章 密戈爾・立頓潛入智利

改頭換面

一三

「一笑就死定了」

一七

到皮諾契特身上釘一根長長的驢尾巴

二〇

第二章 幻想破滅：美侖美奐的城市

我竟是爲此而來？

二五

傷懷之地

三二

永遠難忘的肅靜

三六

第三章 留下的人也在放逐

三條喉管換一個將軍

四一

「恭喜你是烏拉圭人」

四九

留下的人也在放逐

五七

第四章 聖地牙哥的五個觀光據點

五個據點

我的岳母就在附近
看遍世事的橋梁

六三

六九

七四

七八

第五章 教堂前浴火的人

阿奇維多廣場的永恆之花
在坎塞普遜刮鬍子並不簡單
地獄裡的愛之天堂
海鳥聚居的餐廳

八一

八六

八八

九三

九六

第六章 兩個精神永存的人：阿葉德和聶魯達

兩個精神永存的人
黑人島的土地顫抖不停
「葛瑞西亞順利升天」

一〇一

一〇七

一一〇

一一四

第七章 警方出動：包圍圈在縮小

真正距離：十首波麗露
圓圈逐漸包緊
「喜歡我的屁股嗎？先生」

一一七

一二三

一二八

一三二

第八章 預備，有個將軍願意和盤托出一切

喜歡跳傘的奶奶

一三五
一四一

尋找電子將軍的漫長過程

一四四

辨認秘密警察

一四八

第九章 連我母親也認不出我

立頓來了，拍好了，走了。

一五一
一五七

「爲國家未來的主人翁照一張吧」

一六三

「你一定是我孩子的朋友」

一六八

第十章 警方獻上的最後慫慂

餐廳裏瘋瘋癲癲的人

一七五
一八一

出去或潛伏

一八六

有待完成的故事

一九一

〈附錄一〉智利檔案：一九七〇——一九九〇 吳繼文／輯

一九七

〈附錄二〉本書相關地名示意圖

二〇四

〈附錄三〉聖地牙哥市中心略圖

二〇五

第一章

密戈爾・立頓潛入智利



●密戈爾・立頓原來的樣子



● 化粧成烏拉圭商人模樣的密戈爾・立頓

拉第可(Ladeco)航空公司一一五班機，從巴拉圭亞松森(Asunción, Paraguay)起飛後，比預定時間晚一個小時，就要在聖地牙哥普大宏(Pudahuel, Santiago)機場降落。飛機左側可以見到二萬三千呎高的阿空加瓜峰(Mt. Aconcagua)，映著月色，鋼鐵一樣的矗立著。飛機左翼先微微斜傾，接著在不忍卒聞的金屬輾軋聲裡，生硬的在跑道上蹦跳著降落。我名叫密戈爾·立頓(Miguel Littin)，父母為赫南(Hernán)和克莉絲丁娜(Cristina)，職業是導演。我在國外流亡了十二年，如今終於回到家鄉。只不過，我的內心還是在流放之中，因為伴著我回來的，是假身分，假護照，假妻子。藉著化妝及服裝的掩飾，如今即使是熟識的朋友，也不能在大白天裡認出我。

只有極少的人知道這個秘密，其中有一個跟我在同一班飛機上，她名叫依蓮娜(Elena)，長得年輕、漂亮，是個行動論者。她受智利的反抗組織指派，協助我的工作，擔任我與地下組織間的聯絡人，執行秘密通訊，決定適當開會地點，評估拍片環境，安排會面，留意我們的安全。她長居歐洲，可是經常進入智利，執行類似的政治任務。萬一警方發現我，或是說我失蹤了，沒有照約定和其他人連繫，她就會立刻發佈我進入智利的消息，引起國際注意。

我們的證件上並沒有註明彼此爲夫妻，可是我們卻以愛侶姿態，從馬德里(Madrid)起飛，繞過半個地球，陸續進出七個國際機場。不過，到了這段起於里約熱內盧(Rio de Janeiro)途經巴拉圭的最後行程上，我們決定要分開劃位，以陌生人姿態入境。我們擔心智利機場檢查嚴密，我沒辦法過關，當場就給海關識破。如果當真發生此事，依蓮娜就會單獨入境，通知她所屬的地下組織。如果我們都能順利通關，就會在機場出口碰頭，重新扮做愛侶。

我們來智利執行一件計畫，這計畫聽起來簡單，執行起來卻非常危險。我們打算偷偷拍一部紀錄片，揭露阿古斯特·皮諾契特(Augusto Pinochet)將軍獨裁統治十二年後，日益惡化的智利。多年來，我一直想拍這樣一部影片，可是我心裡除了濃郁的鄉愁，根本勾勒不出祖國的具體影像；我記憶中的智利早就不復存在了。對從事電影工作的人而言，重新認識祖國的最好辦法，就是回到她的懷抱，深入她的土地，拍攝一部影片。一九八三年，這個夢想逐漸明晰。當時智利政府開始公佈名單，准許部分流亡的人回國，可是我的名字一直都沒有出現。到了最後，智利政府公佈一分五千人的名單，宣佈這些人仍然不得回國。這次我的名字赫然列於其上，我的夢想也終告破滅。過了兩年，我早就放棄計畫，不再夢想回智利了，

卻又得到機緣，能讓美夢成真。

一九八四年秋天，我和妻子伊莉(Ely)帶著三個孩子住在西班牙聖塞瓦斯坦市(San Sebastian)，我當時正在籌拍一部劇情片。電影開拍前一周，製片突然宣佈片子取消；這種事在電影界是常有的。於是突然間我變得無事可做，這時回智利拍片的想法又開始縈繞我心中。有一晚，在當地一家餐廳吃晚飯，我向幾個朋友提出這想法。聽完後，大伙兒都興味盎然，熱烈的討論起來。大家會發生興趣，一方面固然是基於片子的政治意義，另一方面則是因為能到皮諾契特嘴上拔毛，太令人興奮了。興奮歸興奮，卻沒有人認真看待這件事，大家都只當它做流亡之士的清談而已。當晚散會後，古城的街道已然靜謐無聲，走向回家的路上，一整晚幾乎不說話的意大利製片路西諾·巴德欽(Luciano Balducci)，刻意以不經意的態度，握住我的手臂，拉我到一旁。

「你需要的人，」他對我說，「目前在巴黎。」

他說的沒錯。此人在智利反抗組織內身居高位，而且除了少數細節外，他完全同意我的計畫。幾個月後，我們在巴黎碰面。我們約在屋頂花園咖啡館，經由屋裡的熱絡氣氛，以及

巴德欽的積極協調，前後四小時，我的構想就完全勾勒出來了。其實這裡面的每個細節，都是我利用流亡期間，許多無法成眠的夜晚，任思維馳騁，逐步孕育而成的。

我們的第一步工作，就是讓三組攝影人員進入智利：一組意大利，一組法國，一組混合國籍，可是持荷蘭護照。他們的行為必須完全合法，也就是說，他們要持合法證照進智利，事先要申請好拍攝許可，要和本國大使館做好聯繫。意大利組由一位女記者領隊，她假借的名義是拍攝意大利移民的生活，並且宣稱要以拍到賈奎諾·托斯卡(Joaquino Toesca)為第一要務，此人是著名建築師，摩尼達宮(Monedra Palace)的設計人。法國組另有藉口，他們要利用智利的地理環境，拍攝生態影片。剩下的一組則表示對智利近來頻仍的地震感到興趣。沒有一組知道另有兩組存在，也沒有一名組員能在影片竣工前，了解此行真正目的，以及幕後真正的導演。只有每一組的組長例外。身為組長，他們必須具備電影界認可的專業知識，有政治背景，並且了解此行的風險。爲了完成前述事項，我分別到三組所屬的國家，短暫停留，安排事項。我還沒進入智利，三組人員就到了智利，取得了官方許可，備齊了一切證件，準備開拍了。以上所述是全程最簡單的部分。

改頭換面

改頭換面堪稱爲最困難的部分，而且困難程度遠超出我當初的想像。雖然我下定決心，要變成另外一個全然不同性格的人，我的潛意識卻不停反抗，牢牢抓住原本的性格不肯放手，結果每天我都得和自己交戰不休。這麼一來，最難的事情倒不是像大家所想的，學著做另外一個人，而是我自己的心理上、行爲上無意識的排斥。可是我一定要擺脫掉過去的種種習性，變成另外一個人，一個完全不同的人才行。只有這樣，那些壓迫我，逼我離開自己國家的警察，才不會認出我，我要變得讓朋友也認不出來。兩位心理學家，一位電影化妝師，由一位來自智利，專門從事秘密活動的人指導，利用三周不到的時間，創造了奇蹟。他們徹底扭轉我的潛意識，讓我不能再做原來的自己。

他們首先處理我的鬍子。並不是剃一剃鬍子就好了，事情沒那麼簡單。這些鬍子早成了我人格的部分，如今要剃，談何容易，我從年輕時候就留鬍子了，那時我甚至還沒開始拍片。

後來雖然也剃過幾次，卻從來沒有選在拍片期間。換句話說，只要想到我的導演身分，就一定會想到我的鬍子。我的叔叔伯伯們都留有鬍子，這點事實無疑增加鬍子對我的吸引力。幾年前，我住在墨西哥，有一次，我把鬍子剃的乾乾淨淨，結果四周的家人、朋友，沒有一個人能接受我的新面貌，當然更別提我自己了。那時候，每個人見到我都像見到了騙子。但是我就是硬下心腸，連續幾個星期，每天剃鬍子，剃得不留一根鬍渣子。我自認可以因此年輕幾歲，直到有一天，我的小女兒凱特琳娜(Catalina)才點醒了我。

「你不留鬍子比較年輕，」她對我說，「可是也比較醜。」

基於這些因素，我的老師們決定，要一點一點的剃掉我的鬍子。這樣他們才能隨著每一刀，仔細觀察我的外貌及性格，是否出現任何變化。鬍子剃光後，有好幾天時間，我都鼓不起勇氣，朝鏡中瞧瞧自己。

接下來就輪到頭髮了。我的母親是希臘裔，父親是巴勒斯坦裔，因此我有一頭烏黑的頭髮。此外，我還由父親那兒，遺傳到早禿的前額。化妝師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染髮，把我的頭髮染成淺褐色。接著，他們嘗試各種不同方式，想要梳一個新髮型，不過他們最後還是